

光明与黑暗

湛
容



光明与黑暗

湛 容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以一九七五年我国北方一个县为背景，围绕着县委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，展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。作品以锋利的笔触揭露了“四人帮”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干扰、破坏，成功地塑造了田大新、乔云广、罗光明、马四辈以及石匠李、望天爷爷等一批性格特点鲜明的英雄群像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农村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。

小说语言清新流畅，生动活泼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封面设计：李吉庆

光明与黑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30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4 $\frac{3}{4}$

1978年7月北京第1版 1978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634 定价0.89元

一辆北京牌小吉普，迎着飞舞的雪花，开进了天县县城。它稍稍减慢了车速，穿过新修的大街，从十字路口一拐，经过年久失修的鼓楼，驰入一条僻静的小街，向县委大院开去。

“笛笛——”司机小纪按了两下喇叭，从敞着的大门开了进去，在院里一块大标语牌前停了下来。标语牌上用红字漆着毛主席语录：

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。

车一停，各个办公室都有人走了出来。人们脸上挂着微笑，向这辆溅满了泥水的吉普车迎去。

听到喇叭声，县委副书记、县革委主任乔云广忙从后院快步出来。他刚到车前，正见小纪从车座上跳下来，顺手砰地一声关上车门。

乔云广近前一看，车里是空的，忙问小纪：

“你接的人呢？”

小纪身上穿着半旧的草绿色棉军装。阳历二月末，天气还冷着呢，可他额上还直冒汗。小纪掏出兜里的小毛巾，一边擦脑门，一边答道：

“他一会儿就到。”

乔云广脸上布满了疑团，追问道：

“你说清楚点，你见着田书记了没有？”

“见着了。”

“见着了，怎么不把他接来？”

围在小车旁的县委机关干部们，也觉得奇怪。县委委员、前进公社党委书记田大新，被任命为天县县委书记已经五天了，说是在公社交代工作，一直没有上任。昨天晚上乔副书记亲自打电话催，田大新答应今天上午来县委报到，怎么又没有来呢？

县委常委、分分管农业的县革委副主任耿拴保常到各公社跑，跟田大新也很熟。他判断说：

“大新爱走路，我算准他是坐‘11’号车来。”

县委办公室主任郁早明摇摇头说：

“那在半路也能碰上嘛。”

这时，小纪笑嘻嘻地说：

“田书记在路上拣了一匹马。他骑马，一会儿就到。”

拣了匹马？大伙儿都拿眼瞪着小纪，觉着新鲜。

小纪见这么些人瞧着自己，又是书记，又是主任的，心里挺得意，又有点不好意思似的，摸摸脑袋，说：

“我开着车往前走，还没到前进公社，就见前面公路边上搁着一个背包，背包上插了把铁锹，还有一个网兜，网兜里装着一大叠书。我左右一看，也没人，心想：奇怪呀，这大雪天的，谁把个背包扔路上不管了呢？我把车开过去，打开车门，伸出头一看，嘿，不远那棵大树后头躲着一个人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大新！不，田书记！”

“这怎么回事？”乔云广见小纪说得神神乎乎的，也有点奇怪了。

“是啊！我也纳闷呀！我忙下了车，正要喊，他瞧见我了，直冲我摆手，不叫我过去。我离他有十米的样子，就站住了。这时，田书记又朝我打手势，指指他面前的那块地。我一看，原来那儿有匹大红马，正撒开了蹄子在地里乱跑呢！它前边没人堵，后边没人追。这马跑着跑着，一个向后转，就朝田书记那儿跑去了。这一下，我明白了，田书记是想逮住它。可我一看这马呀，好家伙，又高又大，浑身通红，那身子比我人还高。我心想：这可不好逮啊！这时候，马蹿到田书记那棵树跟前了，就见田书记腾地一跳，我刚一眨眼，他就骑在马背上了。骑是骑上去了，那马可也不是好对付的。它尥起后蹄子，屁股飞到半空中，差点没把田书记摔下来。还好，田书记两手紧搂着它脖子，稳了稳身子，坐住了。我刚松了口气，好家伙，这马猛不丁地向后一仰，前脚腾空，差不多竖起来了，亏得田书记两手揪住了马鬃，要不，真得摔个仰面朝天。又转了两圈儿，马的本事都使出来了，没治了，才乖乖地不折腾了。田书记就拣了这匹马。”

听的人津津有味。

乔云广打断他的话问：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啊，后来我叫田书记上车，他指着马问我：‘咱们上车了，这家伙给谁？咱俩商量商量怎么办吧！’我说：‘是啊，是

得好好核计核计，我这车坐得了人，坐不了马。它要在车上给我来个什么后起立、前滚翻的，我可受不了。’田书记说：‘这么办吧，你开你的车，我牵我的马，咱俩慢慢走着，先找到丢马的再说。’”

乔云广生气地说：

“真是些败家子！丢了马，生产队会不知道，也不派人找！”他回头又对耿拴保说：“查一查，狠狠批评！”

“就是得批评！”小纪说，“他丢了马不着急，害得我和田书记一路走，一路看，还一路喊：‘这马是谁的？谁丢了马了？’你说，大雪天，地里、路上哪见个人影儿？根本没人答应。过了两个大队，问了问，人家都说没丢过马。后来，田书记跟我说：‘小纪，照咱们这个走法，今儿甭想回县里了。干脆，你先把车开回去，我骑马随后就到。咱俩一个坐车，一个骑马，来个比赛怎么样？’我一想，也只得这么办了。这不，我把田书记的行李搁车上，加大油门，开足马力，先回来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县通讯报道组的杨木笑了起来。他拍着小纪的肩膀说道：

“小纪，你上我们报道组来吧！你真有写通讯的才能！把你才说的记下来，就是一篇很生动的通讯。我再给你加个题目：《走马上任》。”

小纪对写通讯看来兴趣不大。他忙着打开后座的车门，把田大新的背包、铁锹、装着脸盆和书的网兜提了出来。

乔云广叫通讯员郭强把田书记的东西送到后院，又问小纪：

“你估计田书记什么时候能到？”

“这可不敢说！”小纪已经坐在他的车座上了，手握着方向盘，打开油门，脚一蹬，汽车发动起来。他又伸出脑袋说：“那马四个蹄子再快，也撵不上我这四个轱辘啊！”

说完，小纪把车开进汽车库，人们也各自回办公室了。

乔云广回到后院。

这院子不小。院里有两棵大柏树，有几株挺拔的杨树，还有一排新移栽来的碧绿的小松树，再加上院当中砌有一座小小的石山，四周还有石凳，很有一点幽静的园林风光。东西两边的厢房是机要室、档案室和打字室。一排北房共五大间，当中三间是常委会议室。乔云广的办公室占西边这间，东边那间前三天就收拾出来了，准备给新来的县委书记田大新办公用。

乔云广的办公室里，靠窗户底下摆着一张旧写字台。上面摊放着各种文件、报告、统计表格、学习材料，把整个桌面都占满了，中间只腾出个写字的地儿。写字台后边是一张大靠背藤椅。多年汗水的渗透，藤子变成了黑黄透亮的颜色，整个椅背给靠得深深地陷了进去。这藤椅后边是一个大书架，摆着马、列的各种书和毛主席著作，以及各种学习辅导材料。屋里可以坐的地方很多，有一套半新不旧的沙发，沙发前放着一个长茶几。那玻璃面上有一条很长的裂纹，还有一圈一圈放茶杯留下的茶印子。沙发两边和对面，放着七八个式样不一的椅子和凳子。可以看出，乔副书记工作繁忙，不大讲究办公室的布置陈设。时值隆冬，房中间生着个带烟筒的炉子，地上放着簸箕、通条、铁铲，更显得有些凌乱。

郭强进来捅了捅炉子，又添了几铲煤，正转身要出来，乔

云广叫住他问：

“田书记那屋的炉子你看了没有？别弄灭了。”

“灭不了。”

郭强眨巴着两个大眼睛，心里有点儿奇怪。乔书记一人管着全县的事，忙得顾不上吃饭，顾不上睡觉，衬衣领子都黑了也顾不上脱下来洗洗，可对田书记这个办公室，催了又问，问了又催，管得这么细。别看郭强才十六岁，从农村挑到县里来当通讯员也不过半年，小心眼儿多着呢。见乔书记这么重视田书记的办公室，他又说了一句：

“您放心吧！开水我都灌好啦！”

“走，上那屋看看去。”乔云广好象还是不放心。

两人来到田大新的办公室。乔云广推门一看，这屋里的家具摆设和自己那间办公室差不多，炉子烧得挺旺，温度适中。他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。郭强也高兴了，你看，我说炉子没灭吧！

乔云广的眼光落到那套沙发上。他略一沉思，打发郭强把郁早明叫来了。

“早明，谁叫摆这么套新沙发？田书记会有意见的！”

郁早明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解释道：

“别的沙发都不象样了，没法儿坐。这一套，还是我从招待所弄来的。”

呆一边听着的郭强插嘴问道：

“摆套沙发，他会有什么意见？”

望着为难的郁早明和郭强，乔云广说道：

“田书记是从基层提上来的新领导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。

摆这么一套新沙发，他不会同意的。去把会议室那套旧沙发搬来，换一换！”

郁早明和郭强开始挪动沙发。乔云广在一旁帮忙，嘴里还说道：

“田书记来了以后，咱们县委机关作风也要好好整顿一下。不要大大咧咧的，什么都无所谓！”

正搬着，小纪跑了进来，叫得满院子都听得见：

“来了，来了，田书记来了！”

郭强撒腿就跑，郁早明也直起身来要走。

乔云广看着搬了一半的沙发，想把郭强叫住也来不及了，就说：

“走，先接田书记去。”

进了前院，远远就看见一匹高头大马神气活现地站在人群中间。田大新手拿缰绳，正和周围的人在说话。

“大新，你可到了！”乔云广喊了一声，走上前去。

“乔书记！”田大新扭过头来，闪开挡在眼前的那马的长脖子，高声打着招呼。同时，他看看周围的人，考虑把这马递给谁合适。郁早明忙走上几步，把缰绳接了过去。

田大新腾出手来，这才上前两步，同乔云广握手，又说：

“我来晚了。”

谁知，就在这时，那匹火焰般的大马怒冲冲地嘶吼起来。它挣扎着，两个前蹄子抬起，好象转瞬之间就要刨到办公室主任的头上。人们哄地朝后退了。

田大新忙转过身来，从郁早明手中抢过缰绳，勒了勒，又拍了拍马脖子。这马才把前蹄朝地上刨了两刨，斜着大长眼

睛看了一眼田大新，突然老实下来了。

“它，它跟你熟了！”郁早明红着脸跳到一旁去。

田大新笑道：

“是啊，从早做了一天的伴儿，交上朋友了。”

周围的人都笑了。

“大新，到后院休息会儿吧！”乔云广说。

田大新点头答应，可望了望手中的绳子，又说：

“得把这家伙拴个地儿才行。”

他两个眼睛四处找地方。左右一看，这儿全是一间挨一间的办公室：左边一排房子，是传达室、信访办公室、接待室、妇联会、贫协办公室；右边一排房子是宣传部、组织部、文教卫生部、通讯组、电话会议室。人家那门前都是打扫得瓦亮瓦亮的。当中院子倒是挺大，青石板铺地，可就是没个拴马的地方。再说，这么干干净净的县委大院里拴匹马，又吃又拉的，也不象话。

郁早明为新书记的到来忙活了好几天，事事想得周全，万没想到书记拣来一匹马没地儿拴。他在一边抱歉地说：

“把它拴哪儿呢？咱县委有汽车库，可没马房。”

乔云广也着急了。新书记上任第一天就被个马缠住，进不了办公室，这叫什么话？他站在田大新对面，黑黑的脸膛上，那宽眉毛都皱在一块儿了。听郁早明提到汽车库，他喊道：

“把它牵车库去！”

小纪对乔副书记的倡议非常拥护，赶忙跑过来要牵马。

有了方才的教训，田大新不敢把缰绳轻易交给别人。他

自己牵着马，和小纪一起进了车库。一群人也簇拥着跟在后头。

那马倒是乖乖地跟着田大新进了汽车库。

田大新四处打量，见屋里有根大柱子，便把绳子拴在上边了。

乔云广见终于找到了拴马地方，长舒了一口气。一行人正准备走时，这大红马东嗅嗅、西看看，突然叫了起来，又跳又闹。人们不知它为啥又发脾气，还是田大新走了过去，说道：

“它八成是不习惯这汽油味儿，加上它心里有点不服输，因为汽车比它跑得快。”

乔云广瞪了这马一眼说：

“别管它，过一会儿就习惯了。”

人们正要往外走，那马又是一声长叫，只见它抬起蹄子，踢得吉普车“嘣、嘣”的响。

田大新只得回身走了过去，一边解下绳子，一边说：

“我看还是不行。它和汽车不是一类的，不能卧在一个槽里。”

一行人又围着这匹马来到院子里。田大新笑着对那边站着的乔云广说：

“你看，这家伙，它赖上我了！”

乔云广已经被这匹马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我把它牵伙房小院去吧！”田大新说着，牵着不肯离开他的大红马，往后走。

炊事员老金头也跟着看热闹呢，听书记说了这话，他用围裙擦了擦手，走上前笑嘻嘻地说：

“行，拉我们伙房去吧，我那儿有间堆煤的空屋子，正合适。”

这一大群人又兴致勃勃地跟着这匹马来到伙房小院。

只有乔云广十分恼火，心里直替田大新发愁：县委书记，一把手，新来上任头一天，别的不干，围着一匹马转，这怎么行？可是，事已至此，自己毫无办法。他走也不是，站着也不是；跟着去也不好，不跟着去也不好。正左右为难之际，忽见杨木也挤在人堆里凑热闹，便忙把杨木叫了过来说：

“你快去写个广播稿，招领大红马。让广播站今天连播三遍，叫丢马的人赶快来领走！”

杨木一边连连点头答应着，一边还跟着往伙房去。

“你还不赶紧写去？一会儿就开始广播了。”乔云广追上来说。

杨木这才扶了扶眼镜，挺不情愿地回他的办公室写领马的告示去了。

乔云广进伙房后院时，那马已经被拴在一棵大杨树上了。只见它三条腿着地，一条腿稍稍提起，蹄尖轻轻点着地面，很象“稍息”的姿势。它还不时喷喷鼻子，左顾右盼的，十分潇洒地站在那里。那披着红色鬃毛的长脖子挺直着，似乎因为这么多人围着它转，颇为得意的样子。

田大新、耿拴保、郁早明、小纪、郭强正在打扫那间准备拴马的屋子。

“这马象是新疆马，咱们县哪来的新疆马呢？”是田大新的声音。

“是不象本地的马。”是耿拴保的声音。

“是匹军马，受过训练的。”田大新又说。

军马？乔云广想起来了：前些日子听县革委副主任张焕之说过，从部队上弄来了一批处理军马。乔云广又把那马从上到下看了一遍，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因为那批军马弄到以后，他也没有见过。

这时，老金头乐呵呵地端了一盆黑豆来，小心地放在一个大树墩上。那大红马似乎看也没看，就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田大新从屋里跑出来一看，连声笑道：

“好，好，给它改善改善伙食。不管哪个队的，咱先给他喂两天。”

乔云广见这马总算安顿好了，也忙说道：

“老金，这马交给你了。你负责喂好，别让它再捣乱了。大新，咱们走吧！”

正当这时，县广播站开始广播了。一个女广播员用清脆动听的声音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

“各公社、各生产队、各单位注意！各公社、各生产队、各单位注意！县委拾到一匹大红马。哪个单位丢失的，请务必赶快到县委来领，务必赶快来领！”最后一句，广播员的柔和的音色里带着命令的成分。

这时，离县委不远的工交财贸联合办公大院里，县委常委、县革委副主任张焕之正在主持开工交财贸系统领导干部会议。听到这个广播，县运输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何立言耸了耸肩膀，笑道：

“哼！真不简单哪！新书记上任头一天，县委就拣了一匹马。日子长了，还不定拣些啥宝贝呢！”

张焕之斜了他一眼，批评说：

“何立言，这可不象你说的话。你是个造反派，你还不了解大新？大新同志当我们县的书记，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天县文化大革命的成果，可是关系重大噢！”

二

田大新被任命为县委书记是五天前的事了。

五天前，地委组织部打电话来，叫乔云广和田大新去谈话。

“大新啊，看样子，这回是要解决咱们县的班子问题了。”乔云广跨上小吉普的前座，侧过脸来，对坐在后边的田大新说。

“那太好了！”田大新两手扶着前座的椅背答道。

“别的县都好几个书记，就咱们这天县，地盘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，领导班子总配不齐，里里外外就我一人，真够呛啊！”乔云广轻声叹了口气，两手拽了拽大衣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。

“走吗？”小纪望了望乔云广，他早做好了启动的准备。

“走！”

乔云广一挥手，吉普车开动了。

确实，天县在地区十三县中地盘最大。连这一带的老百姓都有这么一条歇后语，说是“天县县长——管得宽”。可不是宽嘛！全县南北长一百八十五公里，东西宽六十七公里，形状象一片仙人掌。一条望天河，从北到南，流经全县。这条河，在北部深山峡谷间，有其名无其实，基本上是条干河。一年四季，除了七八月间山洪暴发，流水哗啦啦的，平常日子只

有山涧的泉水漫过河床的卵石，缓缓地在群山之间拐来拐去，共拐九道弯，人们就把北部地区称为“九曲山区”。过了翠屏山，望天河汇合了几条小河和泉水，进入平原地区，才变成一条四季不断的清水河。河水拐了三道弯，向东流去。人们又把这块盆地称为“三湾平原”。

整个天县就由九曲山区和三湾平原两个部分组成。九曲山区好东西不少：有木材，有煤窑，有中草药，有山猪山羊，但山多人口稀，粮食产量低。三湾平原得望天河灌溉之利，土地肥沃，粮食产量高。多少年来，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：

望天河九曲三道弯，
穷了九曲富了三湾。

其实，在解放前，九曲穷，穷的是贫下中农，山区的土豪山霸照样富；三湾富，富的是地主老财，三湾的贫下中农还是穷！

乔云广是“老天县”。干部们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“瞧一县”，说他两眼一瞧，就能把全县都看到。这当然是夸大。不过，乔云广参加革命三十年，没有调离过天县。别说天县的地理环境他了如指掌，就是天县的干部，近至县直各单位的干部、职工，包括县里的售货员，县医院的大夫、护士；远至各大队的支部书记，很少有他叫不出名字的。他在这里打过游击，当过武工队队长、区民政干事、组织干事，以后又当过乡总支书记、区长、区委书记，又当过多年天县县委组织部长，还管过一段文教、政法。五十年代末，罗光明任天县县委书记时，乔云广是县委副书记兼县长。那时还有一位副书记，叫冯思依，以善长写文章、写总结出名。当时的地委书记，也就是现在的